

博物馆学 体系初探

An Exploration to
the System of Museology

李慧竹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学体系初探

李慧竹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馆学体系初探/李慧竹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07-5606-6

I. ①博… II. ①李… III. ①博物馆学—研究 IV. ①G2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828 号

责任编辑: 刘森文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2.75 印张 23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慧竹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正式出版之际，嘱我写个序，作为她当年的指导教师，我自然不可推辞，这也是我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一个交代。

李慧竹是我国较早攻读博物馆学的博士研究生，我也是第一次指导这一专业方向，所要面临的困难自不待言，彼此都有心理压力，特别是能否写出一篇过关的毕业论文，她心里没数，而我也不无担忧。好在她本科学的是考古学，参加工作和在职攻读硕士期间，一直从事博物馆工作，对这一学科有较多的接触，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一直以此来鼓励她要树立信心。

她的毕业论文题目选定为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当时博物馆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较少，也缺乏本学科理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另外就是在文博考古学界，不少人认为博物馆学是否能算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的学科理论是什么？甚至有人认为充其量是项工作门类，针对这样的误解和偏见，也更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在选题论证时，也被认可和确认。

写作期间，我们多次进行推敲、揣摩，首先自己找毛病，实在是用尽心思，唯恐出现大的纰漏，几经修改后，初稿得以完成，我嘱慧竹先把论文初稿寄给国内博物馆学界几位权威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提高质量。这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基本达到了目标。

毕业论文通过后，曾想尽早出版，把这一成果公诸学术界和社会。但她一方面是在学校博物馆的工作繁忙，另外也想借出版机会多花点工夫进行修改和提升，这固然是认真和负责的，但拖得时间越长，新成果越多，反而会进退两难。几年前完成的毕业论文，鉴于当时的研究现状，在今天看来必定需有修正、提高之处，但为尊重毕业论文的面貌，对原文没有做大的改动，或可说是一个阶段成果，也可成为慧竹继续研究的动力。

本书的出版，增加了最后一章“高校博物馆学的发展与探索”，这是慧竹完

成博士论文后近些年来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工作成果。从中可以看出,她对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为工作中开阔视野、增进能力、促进思考等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书内容属博物馆学基本理论研究,同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对中国博物馆学体系的梳理和分析中,明显可见,应用博物馆学不仅比重偏大,而且学术深度欠佳。创新与发展,是当代博物馆致力的主题,既是动力,也是追求。在此推动下,目前博物馆大部分会议及相关研究,往往都围绕着“怎么做”及“怎么做能更好”来探讨,而对“为什么做”及“该做到什么样”深究不足。浅显来说,博物馆作为公认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博物馆保留了昨天,存在于今天,那么明天的博物馆应是什么样,我们正在做的博物馆就是明天的博物馆所需要的吗?

作为博物馆人,对这些应有思考,博物馆如何最大限度地体现它的公益性,国家如何管理它的所属和存在,民众如何看待和使用它,三者之间是有度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从博物馆管理者、从事者、受益者及至研究者等多角度出发,解明“为什么做”及“该做到什么样”,不仅能推动普通博物馆学建设,而且还可将应用博物馆学研究推向深入,使当前博物馆学体系发展不均衡现象逐步改观。

“博”字当头,博物馆作为集人类智慧和自然造物所长并被赋予情感记忆的殿堂,关于它的学科体系可谓博大,但是远未达到精深。总体看来,它内涵丰富,虽易于感知,但难以悟其精髓;结构纵深,因各有专攻而难以至高通达。在我国当代博物馆快速发展时期,更期待有不断的深入探讨,把学术理论和行业发展需求相融贯通,共促发展。

于海广

2016年7月7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世界博物馆学的发源及研究历程	6
第一节 博物馆学的发源及理论拓展	6
第二节 二战后的两种博物馆学理论体系	10
第三节 全球化下的博物馆学研究	12
第二章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博物馆学初立阶段	19
第一节 中国博物馆学的发源	19
第二节 中国博物馆学的初步发展	31
第三节 早期中国博物馆学的特点	42
第三章 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中国博物馆学变革阶段	46
第一节 苏联博物馆学理论体系模式的引进	46
第二节 中国博物馆学的体系变革	48
第三节 中国博物馆学在变革阶段的特点	54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学的自立与发展	57
第一节 博物馆学研究的全面推进	57
第二节 博物馆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70
第三节 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发展	75
第五章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	80
第一节 中国博物馆学百年发展轨迹比照分析	80

第二节 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	83
第三节 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分支结构	88
第六章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93
第一节 普通博物馆学	93
第二节 应用博物馆学	99
第三节 专门博物馆学	120
第七章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发展趋势	127
第一节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127
第二节 影响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外因素	130
第三节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发展趋势分析	138
第八章 高校博物馆学的发展与探索	143
第一节 高校博物馆学初论	143
第二节 高校博物馆的特点	150
第三节 与时俱进的高校博物馆	182
主要参考文献	191
后 记	197

绪 论

博物馆学与博物馆一样,都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生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土壤之中,博物馆在中国还未出现之前,西方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就已形成。直至 19 世纪,有关博物馆的初步认识被介绍到中国。1905 年,随着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诞生,其创始人张謇在相关的六篇著述中,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管理、建筑以及藏品的征集、收藏、保管、陈列等都有系统阐述,不仅将中国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对西方博物馆的初步认识和理论倡导付诸实践,而且还使博物馆学在中国的发展具备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其后的百余年中,中国博物馆事业伴随着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封建思想向资本主义思想再向社会主义思想变革的激烈动荡时期,这对于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博物馆来说,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与博物馆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博物馆学,其轨迹已走过借鉴西方及苏联理论与模式的吸收时期,如今刚刚进入自身特色的形成时期,便又受到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者的奋斗目标。对此,一系列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理论体系影响的中国博物馆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体系的实质是什么,对其中的中国特色应如何给予科学的理解;当前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已发展至何种程度,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纵向上跨越一百多年,横向上又与世界博物馆学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并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项领域相关联,其分支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范畴较为模糊,结构庞杂,内容丰富,较难把握和阐释,加之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较为缺乏,因此还没有形成浓厚的讨论争鸣的学术氛围,系统的研究成果也远远不足。

截至目前,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从下述成果中进行梳理。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提出明确的学科体系框架目标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因此对其学科体系进行总体评价的研究成果出现略晚,目前对此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梁吉生的《近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①及末期的《博物馆学重建十年的回顾与断想》^②,分别对博物馆学研究史上的两段重要时期进行了简要回顾和研究。90 年代,以苏东海的系列论述^③较具代表性,其中有《博物馆学在中国》《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论博物馆及博物馆之中国特色》《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的十年》《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现状》等,最主要的成果是对中国博物馆学各发展时期特点作出了归纳提炼(见表 1)。

表 1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各时期发展特点(作者据苏东海论述整理)

时期	特点一	特点二	特点三
第一个发展时期	向西方学习	突出博物馆的社会使命	
第二个发展时期	向苏联学习	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	中国的理论概括为“三性二务”论
第三个发展时期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	突出博物馆的文化使命	学科建设发展迅速

此外,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也有深入见解,认为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为基础,其次创建中国博物馆学主要是中国实践的升华,不应该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套博物馆学的建设,不同国家中存在不同的文化特点、地域特点、政治哲学特点等,从而使博物馆理论带上一定的国家的、地域的个性色彩。对于改革开放之后这段时期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总体评价,苏先生概括为四句话:基础理论的研究,接触到了相当多的深层次问题;应用理论的研究,开拓了相当多的分支领域;博物馆的发展研究,正在探索中国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正在迅速展开。

进入到 21 世纪以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为纪念 2005 年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创一百周年,涌现了一大批理论水平较高的总结性成果。其中甄朔南对中国博物馆理论体系作出的梳理——《中国博物馆学百年发展述略》尤为重要,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05 年第 4 期。文章脉络清晰,阐述深入,以时间为序划分作“旧中国时期博物馆学的孕育与发展”和“新中国成立

① 梁吉生:《近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中国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学论集》(一),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

② 梁吉生:《博物馆学重建十年的回顾与断想》,《中国博物馆》1989 年第 4 期。

③ 参见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后博物馆学在我国的曲折发展”两大主题,首先肯定张謇是我国第一位比较系统研究博物馆的人,我国的博物馆学是随着南通博物苑的建立而开始孕育、奠基并逐步形成的;其后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1949~1966年、1967~1990年、1991~2005年四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研究成果。行文简要,叙述性、概括性都比较强。

影响较大的还是2001年由国家文物局立项审批、湖南省博物馆承担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项目。该课题组收集到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一百多年来有关博物馆学方面的书籍、杂志、文件等原件、复印件数千份,所编《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索引》现已收集中国博物馆学著作书目和博物馆学报刊论文索引等上万条。根据科学的编目分类原则,将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分为著作类和报刊论文索引类两大部分。著作类作专题分类,报刊论文类又分为综述、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理论和博物馆学应用理论三类。所编《中国博物馆学文选》包括中国博物馆基础理论、保管、陈列展览、宣传教育四个部分,主要选录中国博物馆学各个方面的主要学术成就,以及中国博物馆学著名学者的生平简介注释。这两项汇编类成果都散见于网络介绍,还有待于正式出版面世。

由“中国博物馆学史”课题组撰写的总结性成果论文《知识·理论·体系·学科——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轨迹检视》,也在《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2期发表。该文将中国博物馆学史按照不同阶段分作六个专题:在第一专题“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时间尺度”中,重要成果是发现了博物馆观念在中国的萌芽刻度,即“博物馆”的中文译名最早出现在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一书中,比之前所了解的“博物馆”一词出现时间提早了20年,并对“博物馆”中译是由日文转译的说法提出了疑义;第二个专题是“早期博物馆知识推介中蕴含的博物馆学研究命题”,首次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划分为博物馆学的萌芽期,并归纳出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四个特点;第三专题是“博物馆社会角色提升催生的博物馆学”,认为从1905年南通博物苑到1949年,博物馆学著作深受西方影响,并已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博物馆学科架构,且开展了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第四专题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苏式社会主义博物馆学痕迹”,总结出从1949~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博物馆学照搬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突出的理论成果是“三性二务”论和按照苏联模式组建的山东地志博物馆,没有明确的博物馆学学科建设指导思想;第五专题是“全面开放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提出从改革开放至今,博物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高,建立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体系目标成为不少大家的追求;第六专题是“兴盛局面下的问题与困惑”,对当前博物馆学研究中的焦点

问题进行了关注,其中包括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问题、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对博物馆实践的指导问题、应用理论的研究问题、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课题意识问题、博物馆学教育及博物馆学研究中的传承发展问题等。最后,认识到博物馆学是从一种外来的知识介绍传播起步的,它不是对本土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上升成为一门科学,因此建立有学科特色的体系与规范的路还很长。值得关注的是,文章中还介绍了《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收录文献条目 9000 余条,是迄今为止收录文献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反映博物馆学研究文献最为集中、收录条目数量多、编排较为科学合理、最能体现博物馆学学科框架体系的大型文献目录。

这一课题研究是目前对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历程最为深入和全面的一次检视,勾勒出一条博物馆学沿着知识介绍—理论阐释—体系构建—学科成熟前行的轨迹,既有推陈出新的独到观点,也有细微入理的分析,数年累积的丰富史料为其研究结论奠定了科学基础,有许多值得本书借鉴之处。但该研究是以“史”为视角阐述学科的发展阶段特点,属于博物馆学史的研究范畴,没有对博物馆学的学科性质、结构框架和具体内容等作过多阐释。

2010 年,由段勇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论著目录》在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分类整理和编选了晚清至 2009 年百余年间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目录。全书分设专著译著、论文和附录三大类别,选用了 25000 多条论著目录,遴选范围广涉 1400 余种期刊、报纸和论文集,论文类中又分设了 12 个子类,依次为基础理论、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陈列展示、宣教与服务、博物馆文物、遗产保护、博物馆数字化、发展与管理、博物馆建筑与设备、规章制度、国外博物馆及博物馆学译介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其研究内容相当繁复,广泛涉及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博物馆数字化技术、博物馆建筑设计和博物馆展览艺术等诸多领域。为了给博物馆界同仁提供更多的致思路径,鉴于研究生这一社会群体角色的特殊性,考虑到其选题多样、视角广泛、讨论问题相对系统完整等特征,该书论文类中还专设分类收录了 460 多条研究生学位论文篇目。^① 确如所述,这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工具书,为博物馆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此书的目录分类还可再细化完善;收录范围齐全本来是此目录的长处,但始料未及的是,大量重复性、粗浅性论文题目集中到了一起,不仅把目前博物馆学术研究的弊病暴露出来,而且还影响到了从中寻找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论述。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博物馆学的体系有待于向深度发展,以质的提升替代量的增长。

① 参见张柏:《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论著目录·序》,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必然有着其特定的理论体系,它是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命题有机联系所构成的,它的发展既离不开博物馆实践的经验积累,又需要学科构建的理论思维。因此对于博物馆学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研究,也是对博物馆学学科地位的一种总体衡量。伴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百年发展,博物馆学在中国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我们也应看到,它在理论体系结构与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不足。时至今日,即便博物馆学界内部也还存在着“中国有没有博物馆学”的争论。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各类有关博物馆学研究论著、期刊数量和质量明显上升,但总体看来,主要以具体的博物馆工作探讨和介绍等类内容居多,学术争论和理论研究较欠缺,这种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博物馆理论体系的框架构建,特别是关于博物馆定义、特征、性质、功能等以及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内容与结构等基础理论研究更显得相对薄弱,博物馆学的学术地位因此也得不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对于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目前学界也不免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很薄弱,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支撑,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将此作为一项课题来研究难度很大,即使做出研究来,也会存在许多不成熟之处。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客观上讲,中国博物馆学的薄弱确实是存在的。但从相反角度来分析,也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博物馆学越是薄弱,越是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没有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理论薄弱的一般现象认识上,只有深入研究,才能找到薄弱之处及其成因。况且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学的快速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专著、论文大量发表,涉及领域逐渐趋向于深化和细化,这些都为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探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世界博物馆学的发源及研究历程

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博物馆学的发源,离不开博物馆的诞生;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也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深入。

第一节 博物馆学的发源及理论拓展

博物馆作为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传播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场所和机构,它的存在和发展逐渐被社会日益关注,博物馆事业也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伴随,博物馆人员开始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逐渐转变,对博物馆性质和业务等方面的研究从无到有并逐步深入,使博物馆学理论逐渐发展成为既涵盖博物馆一般概念又涉及博物馆各项复杂业务知识的庞大学科体系。正因如此,其学科的理论内容也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愈趋丰富而复杂。

一、博物馆的诞生与发展

目前博物馆学界公认的最早的博物馆,产生于公元前 290 年左右,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创建了当时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亚历山大博学园,其中设有专门收藏文化艺术珍品的缪斯神庙,被



亚历山大博学园

后世称为亚历山大博物馆，西方“博物馆”(Museum)一词即起源于该缪斯神庙。

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近代博物馆特征的博物馆，直至 17 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地理大发现和启蒙思想等促进了西方文明的民主化、科学化，也将各类公私收藏推向对研究古典文化和科学探索兴趣愈趋浓厚的社会公众。1682 年，英国贵族阿什莫林将其收藏的货币、徽章、武器、服饰、美术品、考古出土文物、民族民俗文物和各种动植矿物标本全部捐献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艺术和考古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正式对外开放，除进行藏品展示工作之外，还增加了实验和教学的新职能，由此开创了将私人收藏公之于世、建立近代博物馆的先河。



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艺术和考古博物馆

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文化运动兴起，一批重要的博物馆，如爱尔兰国家博物馆(1731 年)、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1748 年)、伦敦不列颠博物馆(1753 年)、威尼斯艺术学院美术馆(1755 年)、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1760 年)、俄国爱尔米塔什艺术馆(1764 年)、西班牙国立博物馆(1771 年)等相继建立，过去仅供宫廷和封建贵族赏悦的珍藏室，终于转化成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博物馆。但直至被视为现代博物馆模型的法国卢浮宫开放，才标志着博物馆社会化时代的到来。1793 年，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将卢浮宫建成为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博物馆，每十天有三天免费开放藏品，在它的带动下，之前仅供有限公众参观的许多大博物馆也得以开放，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设施的基本功能为国家部门及民众所广泛认可。至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全面发展，欧美博物馆的收藏从艺术品、远方的珍稀品扩展到自然历史、技术和工业

史、地方历史文化等,一些大型博物馆开始兴建,如美国史密森学院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博物馆事业逐渐步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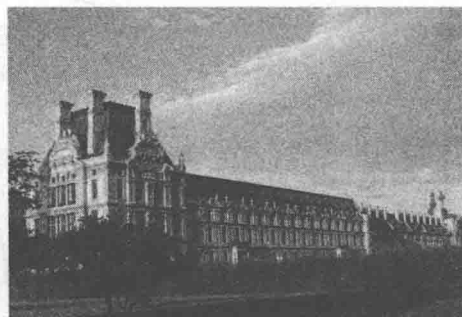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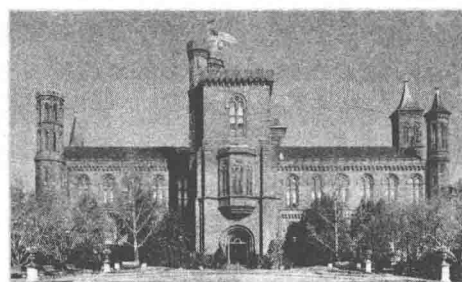
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法国卢浮宫



美国史密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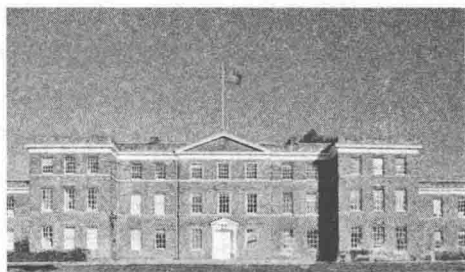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二、博物馆学的发生及理论拓展

博物馆出现之后,在内部自身建设和发挥社会功能等方面不断追求完善,必然带动了博物馆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近代特征的博物馆至今虽已诞生有 4

个多世纪,然而自英国人杰·格拉瑟 1885 年正式使用“博物馆学”(Museology)这一术语,迄今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他的《博物馆学与古物学》一书中第一次在“博物馆”后面加上“学”字,在此之前,西方博物馆学著作主要是以博物馆历史研究、功能研究和博物馆技术研究而命名的。在西方语言中最早出现的是“博物馆志”(Museography)一词,它先于“博物馆学”(Museology)。博物馆学名称的出现明显比它的学科内容的产生要晚。

同其他学科一样,初期的博物馆学是从对个别研究对象的记述开始的。“学科”一词所对应的英文是 discipline,其本身应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如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部门中的史学、教育学等,主要是指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含义较广,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第二重,作为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是指为培养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同样,博物馆学也具有双重含义,既为社会科学部门的分支之一,又是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目。世界上最早将博物馆教育纳入高等学科设置的是英国的莱斯特大学,1926 年成立了博物馆学专业,使得博物馆学教育名正言顺地成为高等教育学科中的一分子。^①



英国莱斯特大学

早期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基本都是围绕藏品而进行的。博物馆作为文化现象,其产生源于人们对古玩珍异之物的探秘之心,因此藏品自然成为了博物馆立足之本,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其最为重视,博物馆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也始于藏品,首先是在 17 世纪出版了一批博物馆的藏品目录,其中最著名的是 1656 年在伦敦出版的《特拉德斯坎特博物馆目录》,内容包括动物骨骼、植物标本、矿石、钱币等。1727 年,第一部以博物馆方法论命名的著作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作者是 C. D. F. 尼科利乌斯。该书主要探讨藏品的分类、管理和补充来源,他认为博物馆应根据便于学习的原则展出藏品,自然标本必须与人工制品分开,自然标本应从人体解剖开始,人工制品则应该是按时间顺序排列。1837 年, G. F. 克莱姆发表了第一部关于博物馆史的论著《论德国科学和艺术藏品的历史》。

其后又有些著作陆续涉及博物馆藏品的分类、陈列、教育和历史,从博物馆藏品目录整理开始逐渐发展到藏品的分类、管理、征集、陈列和教育等。

19 世纪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学习科学技术知

^① 参见杨玲、潘守永主编:《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识的要求日益迫切,因此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博物馆学的发展是同建立什么样的博物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培训两方面的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博物馆学研究的内容也由藏品理论知识扩展到博物馆功能,特别是博物馆与公众教育的关系等。1880年,英国博物馆学者鲁金斯发表了《博物馆之功能》的论文,强调博物馆应成为一般公众受教育的场所。美国学者顾迪在《未来的博物馆》和《博物馆行政管理的原则》两篇专论中,进一步强调博物馆必须致力于革新教育,开展积极的活动,使之不仅成为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的场所,而且还要成为教育机构的补充设施、校外教学园地。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J. 亨利十分注意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的功能。在他的影响下,博物馆学家G. B. 古德于1888年起发表了《博物馆历史和历史博物馆》《未来的博物馆》和《博物馆管理原则》,系统地论述了博物馆在传播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知识水平、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1904年,英国人D. 默里编写的三卷本《博物馆的历史及其利用》,阐述了欧洲博物馆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博物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娱乐公众的功能,也强调了它与研究服务的作用。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后也出版了《博物馆的目的与方法》等。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博物馆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研究视野逐渐扩大,成果也日渐增多。1934年,国际联盟学术合作委员会举行万国博物馆专家会议,同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博物馆学》,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推动了各国博物馆学的研究。1936年7月,由上海市博物馆刊行的陈端志著作的《博物馆学通论》一书,就是以两卷本的《博物馆学》作为蓝本。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博物馆理论及工作方法的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在普及教育、传播文化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普遍重视。T. R. 亚当姆的《博物馆的公民价值》《博物馆与大众文化》和G. F. 拉姆齐的《美国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第二节 二战后的两种博物馆学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博物馆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博物馆理论的发展,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在传统的博物馆理论体系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前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新博物馆学体系。

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冷战双方分别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背景的两种博物馆学体系是难以交流的,二者不仅在博物馆管理模式、陈列